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

第一回 荀北山進京納監 韓觀察設席宴賓

話說江蘇蘇州府，距齊門九十里，有個縣城，叫做常熟縣。西北跨虞山之巔，南望尚父昆城兩湖，真是清高靈秀之地。雖僻處海隅，而城市繁華，衣冠薈萃，也是蘇州府內一個名勝之區。地靈自應人傑。近五十年來，卻出了三大人物。一個是位極人臣、尊為師傅的老中堂，一是傾城傾國、第一無雙的都老爺，一個是忠肝義膽、不顧生死的太史公。這三人，都與覺羅朝很有關係。一個立朝無疵，是個純臣；一個扭轉乾坤，是個能臣；一個披肝瀝血，是個忠臣。要講三人的故事，很有可聽。

這部《轟天雷》，是講太史公的始末。作者還有一部《縉紳領袖記》，一部《魑魅魍魎錄》，是講那二家的事。其中所敘述，比這《轟天雷》還要奇怪百倍呢。閱者請拭目以觀之。

本意已明，言歸正傳。話說常熟縣分兩部，西半部是常熟該管的，東半部是昭文該管的。兩縣同在一城，與無錫、金匱一樣。昭文縣大東門外，有個梅李鎮。鎮上有個姓荀的寒士，號北山，單名一個彭字。五歲時，父母俱亡，哥嫂撫養大了，哥哥在外處館，帶他讀書。北山賦性聰明，九歲能作文。只是命運不濟，考過幾次，總不進學。到十五歲時，哥哥得了一個懨懨弱症，將死了，對渾家流淚道：「吾的病看來是不起了，這個兄弟不是尋常人，好好的看待他，將來靠他過一世的。」

渾家應了。又喚北山上前，攜著手道：「兄弟，吾家微賤，親友們瞧不起，你總要替祖宗爭口氣才好。吾雖不能見你他日得意，在地下張眼望著你呢。好兄弟，你要記著我這句話。」言罷死了。北山大哭，哭得聲啞力竭。倒是嫂嫂勸住了，說：「如今辦理後事要緊。」於是到鎮上各親朋友愛去懇求借貸，張羅得三四十塊洋錢。料理喪事過後，認真的用功。到十七歲，跟著一個姓姜的老學士進京。那姜老先生見他謹願刻苦，代他納了監，在國子監肄業。後姜老先生回家，北山不願歸，就住在常昭會館，賣文過活。那時節，同鄉京官作寓的頗多，與北山最相好的，有莊仲玉中書、樂伯孫主政、齊燕樓、汪鶴齋兩太史。一日，仲玉等四人，約北山同到陶然亭。陶然亭在錦秋墩東南，是本朝江藻所蓋。孤亭翼然，牆外有數十株楊柳環繞，亦都中一名勝之地。每逢天氣晴明，遊人士女，絡繹不絕。五人坐著二輛騾車，到了門口。先有一輛車在外，見一個老媽，陪著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，身穿湖色縐紗夾襖，水銀青熟羅褲子，生得面目如畫，微光照人。北山瞪著眼看時，兩人打個照面。那姑娘有似顧盼之意，緩緩的走出門，上了車。老媽跨上車沿，那趕車的撲的一鞭，趕著走了。北山正是下車，鼻孔裡忽聞一陣異香，手足頓時酥了。那魂兒悠悠揚揚的，跟著那陣香去，兩腿似麻木的一般。莊仲玉等已下了車，見他發呆，仲玉忙拍他一下道：「你做什麼，還不進去？」北山不語。連問三五聲，一言不答。四人硬拉他進門來，到了亭上，見壁上題詠到處皆是。也有可誦的，也有好笑的。看西面壁上，墨痕未乾，筆意雅秀。燕樓道：「奇了，這是誰做的？」伯孫念道：「女伴頻頻約踏青，閒來吾亦上江亭；詩成未敢高聲誦，怕有遊人隔院聽。」鶴齋道：「這必定是剛才看見的那女子做的。你看筆鋒，不是帶些文弱氣麼？」北山半日不開口，忽聽說那首詩是那女子做的，走近看了看，慌忙走出亭子，到僧房借了筆硯，重跑進亭子裡面。伯孫等靜靜的看他，只見他磨了墨，支頤沉思了一會，蘸起筆來，在那女子做的詩下寫道：「鞭絲帽影滿江亭，一院風鈴不可聽；今日相逢各惆悵，門前楊柳為誰青？壬辰夏首，結伴游此，得瞻玉容，並領珠唾。仙蹤已杳，餘香猶存。」

荀郎為關心死矣。奉和一絕，不計工拙。倘珠浦重來，玉扉可扣，或許狂生，得要交甫之佩乎？言不盡意，誌之於壁。」寫罷，擲筆念了一回，哈哈大笑。四人見他入魔了，即拉著上車回去。北山自從見了那個女郎，鎮日間無精打采，自言自語，忽喜忽悲。仲玉等與他說話，前言不接後語。四人商議道：「北山年紀不小了，總要娶親才好。不然終日的胡思亂想，不要成了病。」伯孫道：「他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且遠在三千里外，飄飄蕩蕩的，可憐極了。吾們做朋友的，不應該替他尋了一頭親事麼？」燕樓道：「但是，他的脾氣不好，惹人討厭。」一日，伯孫上衙門回來，長班回道：「江蘇會館韓大人來拜過，給老爺請安，說是天津候補道，引見進京的。」說罷，將名片呈上。伯孫道：「知道了。」次日，就去回拜。那韓觀察名毓鼎，號稚芬，是伯孫的舊交。二人見了，說了一回閒話。

韓觀察道：「小兒去年死了，現家中剩了一個小女，弟閒時教她讀書，聊伴寂寞，今年已十八歲，尚未許字。京中如有佳子弟，望兄代為留意。」伯孫允了，即辭回去。

次日，在大柵欄會豐堂，設席請韓稚芬，即約莊仲玉、齊燕樓、汪鶴齋、荀北山做陪客。伯孫已與仲玉等商議妥當。席上，燕樓盛誇北山的才學有翰苑之器。並言龔師傅一見如何器重，如何勉勵。稚芬心動了，看了北山幾眼，只見上身穿的，是半新半舊的洋寧綢馬褂，胸前油了一塊，左袖豁了寸許。一件竹布枚衫，縐作一團。頭髮寸許長，呆頭呆腦，心內想道：這樣寒酸委瑣，怎麼好做我的女婿？又想道：這人既是龔師傅器重，內才想必是好的，要提拔他也不難。他身體雖短小，面目端方，還有福相，將來必定有得意日子，且慢慢與伯孫商量著。不多時，終了席，各人散了。次日，韓稚芬到常昭會館拜燕樓、鶴齋、仲玉、北大山等，只有燕樓、伯孫在館，餘人都出去了。稚芬就問起北山家世履歷，二人約略說了。稚芬即約二人次日在米市衙便宜坊答席，並托轉北山、仲玉、鶴齋。

二人允了，送稚芬出門。天忽下細雨，仲玉等陸續歸來，只有北山不到。鶴齋要喝茶，出來叫長班，聽見周升在門房裡說道：「荀老爺，你怎麼弄到這樣地步？咳！」鶴齋聽了詫異，站在窗下偷觀時，只見北山坐在靠窗椅上，周升手裡拿著兩條草繩，皺著眉。鶴齋忙叫北山問道：「你要這裡做什麼？」北山聽鶴齋喚他，紅了臉不答，走出門房，低頭進去了。鶴齋喚出周升，問什麼事？周升道：「剛才荀老爺回來，小的見他繫腳帶也沒了，縛了兩條串線細草繩。小的道：小的給老爺換了兩條帶子吧，這個太不像樣兒。荀老爺就立著蹣起腿來，要小的給他解下那條草繩。小的拍著椅子說：荀老爺請坐著，自己解吧！吾去取帶來。他坐著脫鞋，那雙襪一隻底都沒有了，一隻還好，破了五六個窟窿，小的看不過，又取一雙襪，請他一齊換了。老爺你看！」就在土炕上，拿起兩隻破襪、兩條草繩，一揚道：「這不是荀老爺的東西麼！他換了新的，叫小的不要告訴別人。正在談話，老爺出來見了，小的不敢說謊，求老爺不要給荀老爺說破。」鶴齋應了，又道：「快，將開水進來，吾們渴著半天了。」就走進來，一路想道：像這樣去見客人，不是笑話麼？進來要與燕樓等商量，見北山同在一處，不好說話，停了一回，開口道：「北山，有人要請你喝酒，你可去不去？」北山道：「我不去了。」鶴齋道：「卻是為何？你身上收拾乾淨，換過一身新的，何妨去呢？」北山半晌道：「我除身上穿的，別的都去變錢用了，再沒有好的。」伯孫說：「這不要緊。我的衣服長短差不多，可以借用的。」燕樓道：「北山，你借穿了衣服，總要留神些，不可以隨意糟蹋，人家下次就不肯借了。再者，你要學習些人情世故，場面上應酬，是不可少的。」

不然，出去就給人家笑話。」鶴齋道：「明日是你的婚姻大事，加意要當心。誤了事，我們可張羅不來。」北山聽見婚姻二字，說一句，應一句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我向來不曉得應酬禮節，明日就要赴宴去，今天可能演習得會麼？」伯孫道：「那是要平日留心的。忙時抱佛腳，不中用的。你明日看我們怎麼樣，就怎麼樣罷了。」仲玉笑道：「不要像《笑林廣記》中弔孝的一般。」五人說了一會。北山見有人給他說親，心中快樂起來，言語就有些精神了。

一夕無話。次日早上，燕樓先起身走進對房，見仲玉、鶴齋正在穿衣。鶴齋將周升的話向二人說了，又笑又歎。燕樓道：「今日我有些擔愁，不要席上弄些笑話出來，我們臉上都不好看。」鶴齋道：「在我身上，一點兒不要緊。他雖彷彿瘋狂，是心境不好，並不是真瘋。你看他昨日聽見給他說親，說話就與平日兩樣了。」仲玉、鶴齋同出房門，伯孫也起來了。四人洗過臉，同走到西院，見北山正在寫字。鶴齋走近一看，寫的是年庚八字。鶴齋掄著扯了，罵道：「這算什麼，真不要臉的。」

北山不敢則聲。吃過了飯，就向伯孫要借衣。伯孫笑道：「他說是酉刻，現在十二點鐘，還有半天呢，你早早就想要衣服

來穿了做什麼？」北山無言可對。那一天日子，加倍覺得長些，日輪只是不肯下去。北山等得不耐煩。獨站在庭心，看著紫荊花，數著花朵兒、葉瓣兒玩。挨到五下鐘，只見周升到東院回道：「韓大人在便宜坊催請。」北山忙走過去，看燕樓等換了衣。伯蓀拿一件全醬色時花摹本緞的夾馬褂，銀灰色素緞的夾袍子，與他穿了。喚長班叫二輛車，周升伺候五人上了車，同到便宜坊來。五人下車進門，北山穿了那身衣服，覺著左不是，右不是。走進西軒，只見有四五隻狗搶一塊肉，正在那裡廝打起來。堂倌拿著棍子亂打，那銜肉的一隻白狗，忽地躡出來，在北山身上撞過，汪的一聲，那塊肉落在地上。北山嚇了一大跳，啊呀一聲，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」發怒起來。瞥見旁有一擔樹枝，就抽著一枝趕出去，喊道：「這個王八羔子，真沒開眼，怎麼撞起我來。」那只狗見有人趕來，飛奔去了。北山直趕到門外，那狗不見，喊罵了一回，走進來，踏著那狗丟下的一塊肉，滑了一跤。堂倌看著，忍不住笑。燕樓見了，頓足道：「你怎麼這個樣子？」北山拉著伯蓀說道：「你的衣服被那只惡狗銜著一塊油光光的肥肉撞將來，沾了一大塊骯髒。」就拉起灰色袍給伯蓀看道：「你看，這不是麼！可惡東西，我尋著打它，它一溜煙逃了。」鵝齋皺眉道：「還要多說！快隨我們進去吧。」心裡十分煩惱，想今日不該同他來。既已到此，沒法了。又附耳叮囑了一回，方同進內堂。見韓稚芬已在內，想見過了。稚芬道：「小弟恭候久了。」四人道：「不敢。弟等因有些事，所以來晚，望勿見怪。」稚芬吩咐設席道：「沒有別的客了，就請入席。稚芬推北山首坐，北山亦不謙讓，立著不言語。主人敬酒，北山亦不道謝。呆了臉，睜了眼，總不則聲，亦不就座。伯蓀等代為著急。鵝齋道：「北山不甚會客套，既是稚翁請你首坐，恭敬不如從命，坐了吧。」北山作了一個大大的揖，就坐下，記著昨日伯蓀的言語，見別人吃，他也吃；別人不吃，他也不吃。酒至半酣，伯蓀取枇杷，誤落醋碟子內。北山見了，就舉起箸來，亦夾著一隻枇杷，放在醋碟子內亂滾。仲玉、鵝齋看了，又好氣，又要笑，只得勉強忍住，北山尚不覺著。正是：窮途落魄，忽逢青眼憐才；年少登科，別有紅鸞入命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